



马西在长春师范大学为学生上课。

受访者供图

马西：我的家就在东北

本报记者

赵晓霞

16年前的一个夏日，29岁的马克西米利亚诺·贝纳蒂走进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室。那时，他并未想到，这一步会改变未来的人生方向。

到孔院学习之前，马克西米利亚诺已经开始接触中文。“我家曾住在中国城附近，在那里购物时，常能看到汉字。因好奇这些小方块字的含义，我有了学习中文的念头。但当时在阿根廷中学文并不容易，只能周末坐往返约两小时的公交车到老师家里上课。”他说。

2009年，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孔子学院揭牌，马克西米利亚诺成为首批学员之一。上课期间，他仍乘公交车往返于家和孔院之间，路上约需3小时，上课3小时，但这6小时对他来说是“享受”。渐渐地，学习中文从业余爱好变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在马克西米利亚诺的眼中，学习中文就像打开了一个魔术盒子，既满足了他长久以来的好奇心，又激发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兴趣。“从不同文化的角度看世界，让我大开眼界，感觉生活非常美好，每天都有新鲜的体会。”

但家人、朋友、同事对他学习中文这件事并不理解，几乎全是不赞成的声音：“为什么要学那么难的语言”“学中文有什么用”……当时，他在一家IT公司工作，收入不错。看到他利用午休时间写中文作业，带马克西米利亚诺的前辈甚至有些生气——觉得他不应该在单位“做没用的事”。

挑战无处不在。马克西米利亚诺在孔院上中文初级班时，还有数十位同学一起学习。到高级班时，只剩他和另一位同学还在坚持。

2014年，工作5年的马克西米利亚诺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——获得了赴中国吉林大学学习中文的机会。为了这次机遇，他准备辞职。“当时大家觉得我太疯狂了，放弃那么好的工作。幸运的是，单位保留了我的职位。”即使是今天回忆那时的情景，他仍能感受到当时所承受的压力。

到吉林大学报到时，还没有中文名字的马克西米利亚诺本来想写“周润发”，但“这几个汉字有些复杂，我写得不熟练。就用了之前老师曾建议的音译名字——马西”。

到中国之前，马西对这个远在2万公里外的国度了解有限。“来之前很多人说中国不发达，但落地北京转机时，我被现代化的机场和城市震撼了。”马西回忆道，“那是我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，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，眼睛都不够用了。”初到中国的种种见闻彻底打破了马西对中国的旧有认知。

在长春的半年里，热情好客的东北人、丰富美味的中国美食、有着厚重底蕴的名胜古迹，都让马西感觉“这里就是家”。“老师禹平手写推荐信协助我申请后续学业，宿舍阿姨每天问‘吃了吗’的亲切，路人主动帮忙指路的温暖，这些人情味儿让我爱上了这里。”马西说。

在中国的这些年，马西不仅收获了学业和事业，还拥有了幸福的家庭。2021年，女儿王青禾出生。“4岁的女儿还没有国籍的概念，她说自己是‘东北人’。”马西说，“确实，我的家就在这里，我已经到家了。”

青年汉学家 “汉学+青年”

日前，以“创新引领 数智赋能——让中文零距离”为主题的2025世界中文大会在北京举行。与会青年汉学家以汉学为桥，既在学术研究中探寻文明的共通之处，也在日常相处中书写民心相通的篇章。

本报记者专访了3位青年汉学家，听他们讲述与汉学结伴、与中国同行的故事。

班超：架中非交流之桥

本报记者 王晶玥

第一次见到布隆迪青年汉学家班超的人，大多对他的名字感到好奇：一名来自遥远非洲大陆的外籍人士，怎么会用中国东汉人物名字给自己取名？记者也向班超提出了这个问题，由这个问题，班超讲述了他与中文学习、汉学研究的故事。

2012年，布隆迪大学孔子学院成立，在数学系读书的埃蒂安·班库维哈因听说“在孔子学院上课，老师会教做中国菜”而产生浓厚兴趣，由此走进孔子学院。就是在那里，他的中文启蒙老师给他起了一个中文名——“班超”。

“那时我是跨专业学习。”班超用了一个很地道的词汇形容当时的情况，白天学数学、晚上学中文，时间很紧凑，但这并没有打消他作为初学者对中文的热情和积极性。

此后，班超一直往来于中国和布隆迪之间追寻他的中文梦：2013年，前往沈阳师范大学学习中文；2014年，回国完成学业，获得数学学士学位，之后专门走上学中文之路，并在布隆迪孔子学院任职；2017年—2019年在渤海大学继续学习中文，获得优秀毕业生称号。2019年，由于在“汉教英雄会”活动当中获得较好成绩，班超免面试，被布隆迪大学孔子学院聘用为教师，自此实现了从中文学习者到中文教授者的转变。

班超一直盼望能有更多布隆迪民众像自己一样，了解并慢慢产生对中文的兴趣。

为了给广大无法参与线下课程的学员讲解中文知识，2019年，他和布隆迪一家电视台合作，推出每期10至20分钟不等的汉语空中课堂，这成为布隆迪开展公众远程中文教育的首次实践。后来，该课程达成与布隆迪国家电视台的合作，“虽然课程时长缩短了，但传播范围更广，甚至连刚果（金）的观众也可以收看到。而且每节课只讲一个知识点，观众不会因为漏看上一期，就看不懂这期内容，很有利于大家入门学习。”班超说。后来，课程还上线网络，供网络用户观看学习。

2022年，班超又回到校园，开始在南京大学读博。即便如此，每次假期回国，他仍然坚持担任代课老师和志愿者，利用闲暇时间进行中文教学。

他还依据布隆迪中文语言教学的特点、现象及亟待解决的问题等，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，并在中国、布隆迪、美国、泰国、喀麦隆等国的刊物上发表文章，呼吁推进布隆迪中文教育本土化工作、促进中文在非洲的推广、提出针对非

洲中文教学的创新性解决思路和方法——对于中文教学，班超始终很上心。

是中文教学者，更是中国研究学者。班超告诉记者，自己的愿望是本国民众不仅学中文，更要了解一定的中国文化。

如何引起他们的兴趣？班超认为，关键在于“选择和推荐中国文化中与布隆迪文化相似的部分”。中国谚语、成语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。“布中两国地理位置虽然相距甚远，但我们的先贤在‘人如何在社会中共存’问题上有相似的智慧理念，这能迅速在民众心中引起共鸣。”而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也刚好与教学遥相呼应——传统的非洲中文教学重经济、基础设施等话题讨论，文化交流相对占比不高，班超希望能够改善这一现状。

另一方面，基于在中国的亲身经历，班超也撰写关于中国社会的作品。在南京大学读博期间，他潜心研究中非关系，出版了专著《非洲孔子学院的使命》。这部作品从非洲人的视角，驳斥了西方政客和西方媒体的偏见，用真切感情和丰富案例，描绘了他所见的真实、立体的中国，这部聚焦中国研究的著作，引起了较为热烈的反响。

近年来，随着中非关系持续深入发展，越来越多中非企业开始开展业务合作。

其间，班超也凭借流利的中文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理解，在不少合作项目中担任翻译和顾问，帮助中资企业克服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困难。

为了进一步加深交流与合作，2018年，班超和他的团队成立了“布隆迪中文翻译者协会”，通过提供高质量翻译和文化咨询，帮助更多中国企业在非洲落地、拓展业务。协会不仅将中国与布隆迪企业等紧密联系起来，还将服务延伸到肯尼亚、坦桑尼亚、加蓬等国家。

“我希望这个协会像一座桥，能借助大家的经验和力量，为多方合作搭建起更加高效的沟通渠道。”班超说。

今年，是班超学习中文的第13个年头。13年来，他见证了布隆迪大学孔子学院学习中文的人数从几十人扩展到4万多人，他自身也经历了从中文好奇者到中文爱好者再到中文研究者的蜕变。

展望未来，他期待更多同好与自己一道，教授中文、传播中国文化、促进中非交流，做布中、非中友好交流的桥梁。



班超正在教孩子们说中文。



安喜乐参加2025年新汉学博士学术研习营期间上台发言。

受访者供图

安喜乐：向世界讲述中国

本报记者

陈静文

旅行到福建厦门时，安喜乐爱上了依山傍海的厦门大学，“那里的风景和我家乡很像，当时我就想：厦大你等着吧，我来了！”

他暗自较劲、刻苦读书，成功考入厦门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，师从朱宇教授。导师的严谨踏实，让他坚定了学术研究的志向。

当学术道路延伸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阶段，安喜乐不断追问自己何以被称为汉学家？又何以成为“新”汉学家？他试图从两条线索中寻找答案：

一条线索是语言研究。在杨鲁新教授的指导下，安喜乐逐渐走上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道路，并大胆采用叙事探究方法完成博士论文。

用他的话说，语言学习是一扇门，叩开之后才会发现柳暗花明；进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现场，又会意识到其中别有洞天。

另一条线索则是研学活动。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发起的“新汉学计划”项目，为安喜乐提供了行走中国大地、浸润中华文化的机会。

2018—2022年，安喜乐在线上完成硕博学业，同时回到科伦坡大学担任中文教师，结合学生兴趣点和当地本土文化元素进行授課。

此外，随着赴斯里兰卡中国游客增多，针对当地警员急需提升中文服务能力的现实需求，安喜乐调研了高频对话场景，量身设计课件，编写出《政务中文教材——警务汉语》上下册，现已培养5批学员，有力推动了“中文+职业”教育创新。

回首13年，安喜乐从中文小白成长为国际中文教师，从来华留学生成长为青年汉学家。对他而言，中文早已不只是门交流的语言，更是“一把打开世界之门的钥匙”。因为只有来到这里亲身感受中国发展、学习研究语言文化，才能对这个国家形成立体全面认识。

在安喜乐的影响下，他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先后来华留学，修习国际中文教育专业。安喜乐希望来中国留学的斯里兰卡年轻人，学会尊重和包容，保持开放心态。不应只关注分数和学位，而要主动学几句中文、交几个中国朋友、学做几道中国菜，把在中国的见闻积极分享给家乡人。

如今，安喜乐在“新汉学计划”的支持下，正在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。他更加坚定地把个人学术追求与对当代中国的深入理解结合起来，尝试在“中国之于世界的新命题”与“国际中文教育的学术框架”中找到平衡，努力在语言、文化与历史的交叉点上建立自己的研究立场。他还建立了个人学术研究公众号，获得了业内诸多学者的肯定。

安喜乐最后谈道：“能够与中国学界、中国民众在同一文化潮流中求索，使我想起中国诗人张九龄‘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’的诗意境界——跨越地域与文化的距离，却共享同一轮智慧之月。汉学之新，有待你我共同探寻；汉学之大，更应由世界共同享有。”